



码上看报



码上订报



数字化为“三农”发展添新翼

全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同比增长6%;数智乡村发展指数年均增幅超过20%;近3年线上服务在县域农村成交额

年均增长率超过100%……“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方向之一,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相关指数变化的背

后,是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生产数字化的转型,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映射出“三农”领域的新发展、新变迁。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数字乡村指数亮眼

全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年达到55,比上年增长6%。其中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和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分别增长5%、15%、4%和5%。这组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最新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

“县域数字乡村四大分指数排序依次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78)、乡村治理

数字化(49)、乡村生活数字化(48)和乡村经济数字化(47)。这表明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中等以上水平。”报告项目主持人、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季焜说。

日前,在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上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特别是行政村、脱贫村通宽带率达100%,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到57.6%,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缩小11.9个百分点。

“通过一系列‘数字乡村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数据要素与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的融合逐步深入,农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化服务供给和公共服务场景日趋丰富。”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说。

数字技术 向农业全产业链渗透

与指数反映的趋势相一致,据了解,在广袤的乡村地区,借助数字新基建,农业生产数字化逐渐兴起。

智能施肥、AI诊断虫害、区块链防伪追溯……在陕西铜川的物联网智能农场,通过智能化种植金银花药材,降低了种植风险,大幅增加了农民收入。在四川广汉,种粮大户使用智能农机预约小程序进行农机预约,距离自己最近的农机设备将被按时送到农田。在黑龙江佳木斯,借助“智贷云”,农信社农贷申请通过率提升5%,自动审核率提升60%,审批时效提高80%。

而在黑龙江省的北大荒集团逊克农场有限公司,数字化和农业的结合,打造出了区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样板田。“农场现在450马力以上的先进大马力联合整地机就有15台套,每台一天可以作业1300多亩,联合整地替代以往翻地作业,可以打破犁底层深松耕

层,秸秆全量还田。打好底儿以后,标准化作业起110厘米大垄,秋起垄蓄水保墒抗旱抗涝。春季在垄上进行双层施肥农艺科技措施,为作物一年的生长提供保障。”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齐会喜对机械作业力量如数家珍。

“场部东南方向出现积雨云,极有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形成冰雹灾害,各位请做好作业前准备工作,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发展,及时进行防雹作业。”正在进行雷达监测的气象观测员李然,通过各种观测仪器对全场范围内的气象要素以及变化过程进行系统的记录和整理并及时进行灾害预警。

这些监测数据不但可以精准反映天气系统变化,还可通过数据同化技术融入数值预报模式,进一步提升预报精度。

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数字化使农业生产从未知走向已知,将被动

化为主动。

与此同时,从“数字化供应链”到“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应用不断按下“加速键”。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依托宠物食品产业发展优势,建立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引入专业团队为商家提供直播、店铺运营等服务;设立占地面积超1万平方米的数字化产地仓,优化供应链体系,设计峰值每天可发货10万单。“目前全区从事宠物食品销售的商家达8300多家,淘宝村40个,年销售额超20亿元。”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副区长刘岩斌说。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赵春江看来,数字技术向农业全产业链渗透,推动了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根据我们团队的预测分析,农业数字经济前景广阔。”

区域发展差距缩小 未来数字乡村建设潜力巨大

专家认为,尽管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城市和乡村侧重点不同,无法进行精确比对,但总的来看,数字乡村建设速度不断加快。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未来发展仍有巨大潜力和空间。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探索,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引导,各类社

会资本积极投入,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实现了很多从无到有的突破。”黄季焜说。

不过,专家也坦言,城乡数字鸿沟目前依然存在。赵春江举例说,5G覆盖率在农村地区较低,部分地区4G信号不稳定,通讯资费较高。西部地区、丘陵山区IT信息基础设施依然薄弱。“为进一步发展数字乡村,壮大农业农

村数字经济,亟待进一步完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吴琦认为,加快数字乡村建设,除了加快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外,还要构建数字乡村科技创新体系,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建立乡村智慧绿色生态模式,加大数字乡村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力度。

【链接】

当前,农业生产流通成本高企,农民在现代信息化经济中仍然面临“数字鸿沟”,小农户有被现代农产品产业链边缘化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农产品市场化增值和农民可持续增收的有机统一,是必须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是“好产品”有待深度挖掘,数字化产品开发难,“网销难”和“爆品缺”并存。要通过文化赋能等营销策略提升数字乡村产品的“故事”属性。例如,魏县商务部门结合电商进村综合示范工程,为“魏县鸭梨”制定了专属的营销策略,借助“孔融让梨,让的是魏县梨”这一成语典故,为普通的鸭梨赋予了“温良恭俭让”的文化符号,一定程度上打响魏县鸭梨的知名度。

二是“好主体”仍需加强支撑。乡村空间分散,数字乡村经营主体小散乱杂的问题依然存在。据估计,开展在线经营农产品业务的企业和商户达到100万家。这类主体规模小、分布散、种类杂、监管难等问题突出。要通过促进种养大户转型和农户内部培养并举培育数字乡村经营主体。发动在外的同乡生意人、外出务工人员、在校大学生等共同从事数字乡村经营,是一种重要的数字乡村经营主体培育方式。

三是“好技术”需要多方参与。农产品数字技术应用滞后。由于农产品附加值较低,投入产出比低,使得农产品数字技术应用滞后。在这方面乡村市场主体很难成为投入主体,要通过促进产学研、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破解技术应用难题。

四是“好渠道”需要因地制宜。数字乡村市场主体表现为量小、利薄。目前我国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已超3万家,其中农产品电子商务渠道平台已达3000家,但绝大多数难以走出“烧钱经营”的怪圈。要注重培育促进本地市场互联互通的渠道,可以充分利用乡土的熟人信任优势,共享物流渠道,在乡村联动形成数字乡村集群,然后对接进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五是“好人才”亟须内生外引。数字乡村人才育不出、留不下是个老大难问题。需要内生外引相结合,提升本地数字乡村人才实用技能。引进外来培训机构的同时,要大力培养本土数字乡村带头人,形成传帮带。可采取“知名专家外聘+本地能人分享”的组合策略,有效缓解培训与实际需求脱节、缺乏针对性等问题。

六是“好平台”需要整合资源。平台企业要在数字乡村中进一步发挥作用。研究显示,我国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这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投入,而在经济、生活方面,则需要更多发挥市场作用,也就是让平台企业参与得更广、更深。

(据新华社、中国农网)

数字乡村健康发展要做到『六个好』